

长篇小说

# 你在哪里

何立伟



作家出版社

# 你在哪里

何立伟

作家出版社

## 总 序

楚地传诗声，湖湘多俊彦，湖南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屈原在泽畔行吟，李白杜甫在岳阳楼上和湖水之滨歌唱，他们的流风余韵一直传扬到今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田汉、丁玲、沈从文、周立波等人书写了不少新的瑰丽篇章；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驰骋中国文坛，为湖南人民争得了荣誉，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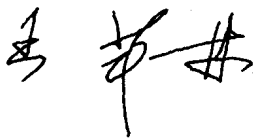
文学，从来就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的文学，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思想、艺术、科学、技术四者的统一。文明的程度，取决于思想和技术的先进程度，也取决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水平。在创造人类文明的思想家、科学家、工农劳动大众和文学艺术家这四种人中，文艺家是精神文明创造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的繁荣进步，常常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兴旺发达；文学艺术的衰微，则往往表明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时代的退步。任何一个对国家、民族、历史负责的共产党人，都要重视文学艺术，尊重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

最近，江泽民同志特别提出，要繁荣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和影视文学的创作。我们应当认真领会，贯彻落实。湖南是文学大省，历史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成就引人瞩目。华凌文库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是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繁荣湖南文学创作的一项扎实的工程；也是对湖南创作实力的一次重要的检阅。这套丛书，题

材多样,内容厚实,技巧丰富。具有较鲜明的时代色彩、地方特色和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它荟萃了湖南近来声名显著的作家队伍,显示了文学湘军的崭新阵容,集中了他们近期文学创作的精华,是一批引人入胜的好作品。它的出版,必将获得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湖南华凌文化有限公司的企业家怀着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深切关心,为了推动湖南文学事业进一步蓬勃发展,慨然投入,与湖南省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这是社会支持文学事业,把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有益尝试,值得嘉许,我们希望这种形式能有益于文学的繁荣。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应当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国家兴旺发达的历史高度来关心和支持文学创作。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引导和鼓励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的作家应当下苦功夫,深入生活,加强自身修养,潜心创作,奉献出无愧于我们时代、无愧于我们民族的传世之作。

航道踏在脚下,大笔握在手中,目标就在前头。让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全国的文学工作者一道,共同托起二十一世纪喷薄而出的文学朝阳!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stylized characters: '马', '军', and '林'.

1995年11月

# 第一章

## 1

弘沁科从纵横公司出来，拐过府后街街角，朝这个城市最宽敞的那条大马路走去时，他心里并不明白他在接近一种什么东西，但他隐隐感到这些日子以来有一些什么正离他远去，而另一些什么则步步逼来。

他想不太清楚，也不想得太清楚。

中午的人潮在奔涌，他的头发在人潮中浮动仿佛泡沫之上的一个什么飘流物。

他路过五一路新华书店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朝里面望了一望，人还是蛮多的。不过从里头走出来的一看就知道大多是大学生。今天是星期天，大学放假，学生们从郊外的学府里把一股新鲜的春天的气息带到了城市中心的商潮人海中。弘沁科望了一眼那些大学生们的脸，心想如今这世界，一个人的脸上能够怒放出如此生动的表情，已是越来越罕有的事情了。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期待和幻想的力量才会使他产生出这种感人的生动来。

弘沁科抬腕看了看表，十二点过一刻，也就是说，在到海鲜楼

之前还有一刻钟的时间闲逛。不过，进到书店里去看书显然是不充裕了。正茫然不知所之，他一眼瞥见书店前头王子眼镜店门前挂着一幅横幅，上书“湖南第二师范学院学生家教联系中心”；横幅的下面，一张桌子旁坐了两个女大学生。其中的一位正好起身走开了，剩下的这位白白净净，左边的眉毛上还有明显一颗黑痣，看上去使人感到很舒服。反正还有点空闲，于是弘沁科就走拢去问：

“你们是二师的学生？”

那女大学生朝他点着头。

“哪个系的？”

“中文系的，”那女学生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您是……？”

“我不是联系家教的，”弘沁科马上声明，“我听到你们是二师中文系的很高兴，因为我也二师中文系毕业的。我是你们的大学兄。”

“真的吗？您是哪一届毕业的？”

“早着呢，十多年了！所以我说我是你们的大学兄嘛。”

“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坐在这里常常能遇到二师的师兄学姐呢，”女大学生说，“那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呢？”

“你看呢？你看我这模样像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呢？”弘沁科笑着问。

“您不像当教师的……嗯，也不像当老板的……”

“不像当老板的？”

“嗯，”女大学生被这一问便又认真地看了看弘沁科，然后小声而坚决地说，“不像。”

“好吧，继续猜，”弘沁科心中掠过一道微妙的鸟影，“但是你不要使用排除法，就直接说我像干什么的好了。”

女大学生再次打量了一番面前的这个男人，说：

“告诉我算了吧，我这个人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实在猜不出。”

弘沁科听了她的话不禁笑了起来。

“我呵，是干这个活的，”他一面说一面用右手做出书写的姿势，“是作家。”

“哎呀，”那女大学生高兴得拍了一下手，“作家！我从读初中起就开始崇拜作家了！真的，我最崇拜的人就是作家！”

在如今这么个欲海横流一切都早已物质化了的年头，居然还有人不识时务地自称“最崇拜作家”，真是叫人生出莫大慨叹来——尤其是说出这样的话来的，竟是这么一位可爱的女孩子，他弘沁科有些难于言说的东西烫烫地梗在心间了。

“那您贵姓呢？”

女大学生的问话把弘沁科散乱的思维又集中到一处来了。

“在下免费姓弘，弘扬民族文化的弘。”

“那您一定就是有名的作家弘沁科了啰！”

“有名谈不上，真的谈不上，只是有那么几个人晓得罢了。”

“哎呀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在学院图书馆里读过您不少的作品呢。不想今天在这里遇到了您，真是太高兴了！”

女大学生的脸兴奋得红彤彤的，接着她又说：

“我们讲当代文学的老师还经常在课堂上提到您的名字呢。您是我们二师中文系出来的几大才子之一，是我们的骄傲……”

“哪里哪里，”弘沁科谦虚地望着自己的脚尖。

“不过我在图书馆里只读到您好几年前写的小说，我想找点您近期的作品来读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您是不是像很多作家那样放弃写作了？”

弘沁科被这一问，同时也被女大学生那种期待的目光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他要是回答说没有放弃，那又有什么可以被证明他没有放弃的呢？要是回答说放弃了，那么无论是对一个对文学怀有单纯的爱好的女孩子还是对他本人，岂不是相当残酷的吗？

又何况更不是实情。文学是他一生的梦想，也是他的精神归宿，然而弘沁科却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证明他对它的情有独钟或它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看来他是面对一种困难了。

“我想我是不会放弃写作的。我是不会的。”

弘沁科这么说话时感到自己分明是缺少了一份底气。

“请给我签个您的大名吧，”女大学生说着把桌子上的登记簿拿起来，翻到没有写字的一页，“对不起，就签在这里吧。没有带其他的本子来，只好委屈您了。”

弘沁科掏出笔来，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落款日期是1993年4月5日。

“我要拿回去给我们寝室里的女同胞们看。睡我上铺的赵小卉，最喜欢读您的作品了，她一定会羡慕死我的！”

弘沁科看着面前这位小学妹的兴奋的模样，心里头直感叹：唉，如今文学这东西，只在纯洁的大学生中间才剩得有一小块神圣的净土了！

当弘沁科离开这女孩时，那种由感叹带来的莫名的情绪，一直像雾一样地笼罩着他。

海鲜楼在望，红色飞檐下攒动的人头里，弘沁科一眼就看见了胡标和李安两位一米八几的大高个的身影。他们的身旁好象还站得有一位长发及肩的小姐。

他们在三楼叫了一间包房，海鲜楼那生意兴隆的器闹就在反手之间被隔在了门外。

在点菜之前，胡标将那位长发及肩的小姐介绍给弘沁科认识。小姐姓文叫文清，名片上的头衔印的是胡标他们的那个三湘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助理、音像部经理。



“这位是老弘，弘……”

“不用介绍了，我早就认识弘老师。”文清打断了胡标的介绍。她的声音轻柔好听。

“弘老师你还记得么，五年前你在工人文化宫给电大文科班讲过一次写作课，我当时就是台下的学生呢。日子过得真快，但是弘老师还是五年前的老样子，看不出什么变化来。”

弘沁科前些年在很多地方讲过写作课，叫他回忆起某次讲课时台下坐着的人的模样，那是不太可能的。

“哪里哪里，怎么会看不出变化来呢，我那时候才三十五岁，现在已届不惑之年了。相比之下，我那时候又骄傲又自信。如今世道大变了，人心也大变了，你想想看，我还能是老样子吗？”

“那倒也是，”文清很认真地点着头说，“人的确都在变化。”

“又是一堂课，”李安插科打诨道，“文清赶快拿笔记本来！”

“老弘，”胡标用右手食指把菜谱推过来，“你点菜吧。”

胡标从服务小姐手中把菜单拿过来一看，立即说：

“老弘你怎么点的都是家常菜？什么豆腐煲啦，油淋辣椒啦，扣肉啦，不行不行，到海鲜楼就要吃海鲜！重点，重点！我先点两样：基围虾，姜葱螃蟹。文清，你接下来点，一个人点两样！”

李安潇洒地把一只手慢慢举起，啪地打了一个响指：

“一瓶‘酒鬼’酒！”

过了一会，弘沁科看着桌上上来的一道道海鲜，感到今天的气氛似乎有些过于隆重，多少就有了一点不自在。虽然他在纵横公司混了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来也常常应酬这样的席宴，但他总觉得从前一味写作的日子，中午一个人在家里，下一碗面或者炒一碗蛋炒饭，一边看报纸或电视午间新闻，一边慢吞细嚼的那样一种悠闲劲儿更适合自己与生俱来的秉性。应酬人是一件累人的活，

须得八面玲珑长袖擅舞的真功夫，好在眼前有一位文清小姐，她给了弘沁科一种舒坦的感觉，把他一到应酬的场合便不由自主产生的内心紧张冲淡到至少是不易察觉的地步。他注意地看了看文清，觉得这位二十四五岁的小姐身上有一种他很欣赏的朴素的美，而她的黑眼瞳里闪动着的是点点聪明而有神的光亮。她算不上漂亮，但却有着比漂亮更吸引人的内涵。这种女子，弘沁科心想，不像阳光那么耀眼晃目，却如月辉一般浸渍人心；她身上有一种单纯和朴素的气息，这是青春少女的质地，又有一种洞明世事的锐利，这是成熟女人的魅力。弘沁科觉得二者兼有的女人是不容易遇到的。

弘沁科观察文清的眼神被胡标注意到了，他于是不无煽动地说：

“老弘，你到我们公司去看看，那真是美女如云。我上回在什么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外国人有一个研究，对男人来说，上班的环境里若有可人的异性，工作的效率都会大幅度提高。我们的黄总就很懂得这一点，所以招了好多漂亮的女孩子进公司。黄总一直想见见你。你上回写的凯丽照相馆的文案，黄总在全公司大会上大加赞赏，说我们公司成立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成功的广告作品，这回作家弘沁科写了一个好影视文案，就是不赚钱，甚至赔一点本，也要把它制作好，成为我们公司的经典广告作品。所以黄总嘱咐我，以后凡遇到重点的广告文案，都请弘先生来创作。”

“不敢不敢，承蒙错爱。”

弘沁科毕竟在一通米汤之下有些飘飘然了，何况这么一通耐听的话又是当着文清讲的。从他注意文清的那一刻起，他的心理就在自我暗示着，要给这位可爱的小姐留下一个好的而且是深的印象。

“的确好，创意很独特，”文清说，“客户看了很满意，所以我们

一下子就中标了。”

“我是第一次写广告文案，第一次。”弘沁科又像是谦虚又像是强调地说。

给凯丽照相馆写广告文案对弘沁科来说是第一次这倒不假。一星期前胡标和李安把他从纵横公司拖出来，在一家小餐馆里把一叠凯丽照相馆的资料交到他手中，请他写一个三十秒钟的电视广告创意文案。胡标把话说得情词恳切，似乎很有些寄望于弘沁科的意思，然而当时弘沁科却有些犹豫，一来因为纵横公司成立之初大家有约定，只做公司事，不接私家活。弘沁科当时还表了个态，说只要人在公司里，他连文章都戒掉。好在众人通情达理，说你一个作家，文章还是要写的；你是唯一例外，你写文章不算接私家活。但弘沁科觉得自己既是横竖下了海了，就不要首鼠两端，免得不伦不类。二来他从未涉足过广告，忽然一下子要他两天之内拿出富于创意的文案来，又是投标之用，他弘沁科心里面并没有底。

“为什么偏偏要找我来写呢？”他有些不解地问。

“我们看过你在‘潇湘时报’上开的专栏‘几句话’，觉得妙语连珠，”胡标说，“很多话若拿来做广告语肯定是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像‘今年二十，明年十八’这样的流行广告语，我看你老兄是可以一挥而就的。我们觉得要寻到象你老兄这样富有语言机智的作家是不大容易的，所以就找上门来了，这是一。二是你是有名的作家，广告文案由你老兄出马来写，肯定大大增加我们公司投标的分量。实话说我们并不在乎接这么个几万块钱的小单，但若我们击败了其他九家竞争者，而这九家又是长沙最有实力的广告公司，那么我们就可以打出声威来；还有，凯丽的年度广告费二十万也会交由我们来代理。如果我们把凯丽的广告做成功了，我敢说他们的

竞争对手也会来找我们做广告的。退一步说吧，即使他们不找上门来，我也可以主动找上门去：你看我们跟凯丽的广告做得这么好，你们不想让我们为你们做得更好么？”

“哦哟，”弘沁科点着头说，“这里头学问还蛮大呢。有什么要求么？”

“要求是内容上的，”胡标说，“形式你自己斟酌。内容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反映凯丽的规模和风采，二是要反映凯丽的大型进口彩色扩印设备，三是要反映凯丽的新的项目——婚纱摄影相。三个内容既有联系，又互不相干，而且是平行的，如何在一个创意里有机地把它们结合起来，这就要看你老弘的了。”

胡标说完大意就叫弘沁科开个价，弘沁科听了不免哑哑地笑了起来。

“笑什么，”李安玩世不恭的样子，“开价就是了，如今反正是这么个社会。”

弘沁科解释说，他笑不是为别的，是因为他从未同人谈过价钱，觉得四十岁的人了，一直同文墨打交道，忽然之间像个商人似的来跟别人讨价论价，仿佛是一个玩笑。

“开什么价？你们看着办就是了。”弘沁科笑过之后很认真地说。

“是这样，”胡标从西装内口袋里掏出一叠百元大钞来，点了五张在手上，又把其他的仍放回到西装口袋中去，“我们从不预付稿酬给别人，但是你老兄是特例，我们先预付五百块钱给你，你把文案交到我手上，我再另付你五百。也就是说这个文案的稿酬是一千块钱。你看怎么样？”

胡标说着把那手中的五百元按在桌子上推到弘沁科的眼皮底下。

“值不得这么多，”弘沁科连声说道，“我看我最多受个三百块

就差不多了。”

“弘老师，”文清说，“你何必客气呢？这是你份上的呵。”

“我不是客气，”弘沁科辩解道，“我们平常写文章，一般作者几千字给个二三十元，有点名气的给个五六十元就很好了。你一个三十秒钟的电视广告文案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几百字，给一千元听起来都觉得有点吓人。”

胡标听了只摇头，说：

“太不公道的。照你老弘说的那种稿费标准，我看所有的作家迟早都会下海的。精神劳动怎么这么不值钱呢？这个社会肯定是出毛病了。”

“我喜欢一个社会有毛病，”李安玩着手中的酒杯，慢条斯理地说。

当晚弘沁科弄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出了三个文案，决定拿其中的一个交差。他又推敲了一下，觉得应当是可以的了。他就对自己说：

“这样的活儿，原来容易得很嘛。”

弘沁科的创意是这样：他想，在一个广告作品里平铺直叙地呈现三种没有递进关系的内容，是肯定乏味透顶的，但如果把这三种内容巧妙地限制在一种人们愿意接受的形式里，也许效果就完全不同。他因此考虑用凯丽照相馆的行业特征来处理这个难题，也就是说他要采用相册的形式来容纳互不相干的三种广告内容。因为相册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兼容性。试想在一本相册里，人的各种生活状态的照片是混杂在一起的，而欣赏者却乐于接受这种混杂，因为这种混杂是被相册所形式化和秩序化了的。他想这个电视广告片一开头就出现凯丽的全景，然后镜头慢慢拉开，人们才知道这个全景原来是一帧照片，而这帧照片又是一本相册的封面。在一

朵鲜花悄然飘落在相册一角之后，相册慢慢打开，每一页展示一个内容，与此相配合的是每一页都用字幕打上一行隽永的广告语。这样的话，不同的内容就用照片的形式统一在一本相册里了。

“哎，不错不错，”隔了一天，晚上胡标和李安到弘沁科家里来拿稿子，胡标一看就说，“形式很独特，好，好！”

过了几天，胡标打电话到纵横公司给弘沁科，说他的创意中标了，说他晚上把另外那五百块钱稿酬送来，还说他们的黄总说了，再奖励三百块钱，所以要一起送来八百块钱。

这一回胡标在海鲜楼请弘沁科写的是一种胃药的护栏广告的广告标语。

“总共是二十条，”胡标说，“沿五一路两侧分布，要有刺激性，要让人记得住，而且最好是拿出你老弘的幽默招数来，搞得非同凡响。”

弘沁科就问什么时候要。

“最好三天之内完成，因为厂家等着要看。”胡标说。

“弘老师是快手吧？”文清插进来问。

“哪里哪里，”弘沁科说，“我写东西还是比较慢的，我太讲究遣词用句了，这是我的不可救药的坏毛病。”

“弘老师是精益求精，”文清说，“每一个字都是很推敲的，难得呢。”

李安在一旁腮帮子鼓鼓地说：

“吃吧吃吧，一边吃一边说话。”

胡标点着基围虾说：

“吃虾吃虾，趁热吃。”

弘沁科一面应着一面小心夹了一只虾在碗里。

李安伸出手来抓了一大把基围虾放到弘沁科的碗里。

“用手抓，用手抓！”

李安语气里有一种“唉唉你这个文人呵连基围虾都不晓得怎么吃！”的意味，叫弘沁科听了心里不大舒服。弘沁科想他妈的，知道吃虾算一门什么本事？

文清仿佛观察到了弘沁科的不快，连忙说：

“弘老师是见多识广的人。哎，弘老师，听说你还到过美国，你跟我们说说美国好不好？”

文清是要弘沁科谈美国来压压李安的那种谁也不在乎的气势，这个弘沁科心里头是明白的。

弘沁科觉得文清真是聪明已极。

## 2

从海鲜楼出来弘沁科就往纵横公司走去。一辆红色夏利的士在他身旁停了一下，司机从车窗中探出头来问：

“要不要车？”

弘沁科想了想，答道：

“不，不要。”

红色夏利像同丈夫吵了架的女人那样气咻咻地一下冲走了。

过了一会，弘沁科上了一辆大巴士。

车上人很多，弘沁科在人堆子里东摇西晃地回想着刚才胡标说的话。胡标说，从今以后，凡是弘沁科写的单个广告文案，只要是客户认可了的，即付给他一千元稿酬。如果是策划书，则到时另算；如果是像今天这样的广告标语，则每条一百元，也就是说二十条广告标语就是两千元。弘沁科回想当时听了这样的报酬标准的心情，真是复杂难言。他弘沁科做作家十来年，日子一直过得艰难而清贫。他呕心沥血写一部四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往往耗时个把月，而所得不过就是几百块钱，若不是他太爱文学，这一行的饭

无论如何也是吃不下去的。现在，他根本用不着什么呕心沥血，真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出一堆创意文案来，而每一个文案，我的天，一千元！弘沁科心里惊呼：这真是给了我弘某人一条大活路呵！

就这样，弘沁科的眼前仿佛升起了一道七彩虹。他的身子随着大巴的摇晃是分明摇出来一种薄薄的醉意了。

纵横公司在市政府的后门，它那十分独特个性的蘑菇状的门面在公司林立的整个府后街显得特别醒目。

说起来，弘沁科参与搞公司，也是为了一时的冲动。

纵横公司的创办经过是这样的：

大年初三，按旧例几个中学老同学到李卫国家聚会，喝了点酒之后东拉西扯，不知怎么就说到办公司的事情上来了。李卫国说：

“只听说这个人办公司那个人办公司，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办一个呢？”

众人都有同感，都说我们几位弟兄八仙过海，各有神通，何不拧成一股绳，成立一个公司，大家绑在一起搞呢？一来大家在一起赚钱，二来大家在一起玩，两全齐美，几多好！

“人最难得合事，我们几位弟兄从初中到高中到现在，二十多年了玩不散，彼此了解不过了，默契不过了，搞什么搞不灵的？”

这么说话的是展鹏，他是一家国营的装修公司的副总经理，早就想单独出来搞事。现在听李卫国这么一说，觉得倒也是，这几位老同学，情同手足，个个都不是吃素的——李卫国搞纸张批发好多年，全国的业务网络都捏在手中；万家顺是做各路生意的投机好手；彭铁搞印刷搞装修样样来得，且还有一门绝活：做立体铜字；方明画装修效果图和商标设计都是第一流；而弘沁科虽然没有下过海，但他有知名度，又是政协委员，可以成为公司的一块招牌；大家捆牢了，也许的确能成大事。



大家附和展鹏的话时弘沁科没有作声。老同学们那么摩拳擦掌，而且心理准备又那么充分，仿佛久已期待着这么一个时刻的到来，气氛的热烈使弘沁科深受触动。这么多年来，他身边有很多的人都发了财，他虽然固守着清贫，但时时有些心理失衡，特别是当他看到那些他平日根本瞧不起的人发了财又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的时候。比方早几天，他遇到一个名叫姚侃的大学同学，现在想起来都还很生气。这个姚侃在大学时就是一个特别令他讨厌的角色，不学无术，逢迎拍马，毕业后在政界混了一阵子，为了女人的事断了仕途后听说下海去了深圳，好像是在招商局下面搞一家什么贸易公司。多年不见，不想早几天却遇上了。

那天弘沁科去开一个市政府召开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新春茶话会，正在街口等大巴，这时一辆黑色的皇冠3.0无声地停在了他的身旁。车里有人在喊他，他望里一瞧，原来是姚侃。

“弘大作家你站在这里等车么？”姚侃伸出头来问，“去哪里？”

“哦，你哦，”弘沁科含糊地招呼了一声，“去开会。”

“在哪里开？”姚侃不放手地问。

“天心阁。”

“那好那好，我正要走那一边，顺便搭你一截。来来来，上车吧。”

弘沁科见车门已打开，不给面子似不妥，就只好上去了。

“我从深圳回来办点事，这是我的司机小刘，这位是作家弘沁科。”姚侃说话拿腔拿调的，“小刘呵，你听说过弘沁科这个名字吗？”

司机小刘一边开车一边摇头。

“你看你看，不读书不看报，人家是大作家呵。你只晓得金利来呵，皮尔·卡丹呵，宾奴呵，别的就什么都不晓得了，像什么话